



●《槌目紋銀壺》

●林偉星攜團隊歷時45天，打造了一套純手工的「三條簪」（又名「三把刀」）。



●《畚族鳳冠》



●林偉星

畚族銀雕非遺傳承人林偉星 一錘一鑿二十載 千錘百煉傳匠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圖：受訪者提供

●林偉星曾和父親林仕元（中）共同參加福建非遺精品展。記者蘇榕蓉攝



●林偉星曾和父親林仕元（中）共同參加福建非遺精品展。記者蘇榕蓉攝

畚族銀器具有獨特的製作工藝，在畚銀製作中，以福安葉氏一脈的「珍華堂」銀雕尤為突出。它是中國傳統銀雕工藝與畚族文化的融合，經過幾百年的傳承和發展演變而來。「珍華堂」銀樓源於清朝同治年間，由元代著名宮廷銀匠朱碧山的嫡系傳人葉三妹所創立。2011年5月，畚族銀器製作技藝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擴展項目名錄，「珍華堂」畚族銀器技術研究所是該技藝的保護單位。林偉星的父親——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林仕元的銀雕技藝就是傳承於朱碧山一脈。

薪火相傳 為畚銀存續開闢新境

在林偉星的記憶中，從小他耳濡目染父親的精湛技藝，七八歲的年紀就開始充當「勞力」為骨，融入福建靈蛇意象，將千年鑿刻與當代美學結合。銀胎上鑿出的仿商周蟠螭紋鱗，融入福建對蛇的獨特表達。淺浮雕讓蓮瓣、卷草栩栩如生，光影下呼吸感十足。赤金遊弋冷銀，寓意「金蛇吐瑞」，呼應福建人對好運的期盼。每一寸紋樣都歷經七重退火、九道打磨，青銅古韻在銀器上重現。

2002年，林偉星在深圳大學完成了計算機專業的學業，在權衡家族整體利益後，他選擇回歸家族，重拾打銀舊業。「再次接觸畚銀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奇妙與喜愛。」回來後，林偉星下工廠三年，苦練基本功。2012年，經過多年磨練，林偉星正式接過父親林仕元的接力棒，成為家族第五代掌門人，為畚族銀雕的存續開闢新境。

在林偉星的工作室裏，小小的打銀桌上擺放着不少工具，還有一個尚未完工的銀盤。白熾燈下，銀輝閃爍，隨着林偉星手中銀錘的每一次精準敲擊，銀盤上逐漸顯現出細膩的紋路和生動的圖案，一件銀雕藝術品正慢慢成形。林偉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畚族銀器製作主要包括『操、鑿、起、解、披』5大技法和『平雕、浮雕、圓雕、鏤空雕』4種工藝，共有搓絲、集花、掐絲、鑲嵌、鑿刻等30多道全手工製作工序，整體工藝要求藝人心、眼、手、力的精密配合，功夫都在匠人手上。」談及畚族銀雕的精湛工藝，林偉星如數家珍。

鑿刀每一次起落，都在銀器上留下極具特色的紋理，記錄着極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歷史。與苗銀不同，畚銀有許多鳳凰元素。「這是畚族的圖騰象徵之一，他們稱自己為『鳳凰的後裔』。」林偉星解釋道，畚族人「崇鳳敬

「小錘敲過數千年，無字傳承幾度秋。」有溫度的銀器，如活物一般敘述着人與銀器的故事。畚族，一個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銀器雕刻符號成為畚族重要的文化傳承的載體，銀器鍛造工藝由此代代相傳。福建福安畚族銀器及其工藝起源於民間，又深受宮廷文化的影響，既飽含民俗文化中質樸、粗獷、神秘的色彩，又蘊含元代正統銀雕文化中造型新巧獨特、紋飾雕工細膩精美的高雅風格。「珍華堂」畚族銀雕是閩東畚族銀雕技藝的傑出代表，歷經六代傳承。「畚族銀器不僅關乎技能，也關乎傳統文化的傳承。」從一個一心想逃離打銀的叛逆少年成長為「珍華堂」第五代傳人、福建省畚族銀器製作技藝非遺傳承人，入行二十餘載，林偉星在打銀的過程中，堅守初心，找尋到了自己的傳承之路，以鑿刻歲月文化，以匠心傳承技藝。

女」，銀飾上的圖案也多和鳳相關，且因此前交通不便等原因，畚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為人所知，所以在製作技法上更遵從古法，技藝也更加細膩。

兼容並蓄 守正基礎上的創新

從熱愛到傳承，林偉星明白這不是一條簡單的路。「製作出符合當下時代的作品，才是傳承的意義所在。」他認為，傳統手工藝要融入現代社會，首先就要做好傳承，讓其能再次呈現在生活中，其次就是要與時俱進，作品必須要符合現代人的審美需求，不斷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自從走上傳承之路，他就開始創新探索更多可能性，將壽山石雕、景德鎮瓷器、福州漆器等引入畚族銀器，遵循兼收並蓄、融會貫通的原則，讓畚族銀雕不僅保持了其傳統之美，同時也迎合了現代審美與實用的需要。

打破常規、推陳出新是林偉星的一貫作風。為解決銀壺煙點多的問題，他打破常規銀壺的製作方法，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試驗，成功製作出一體銀壺《槌目紋銀壺》，深受收藏家的青睞。這把銀壺曾榮膺第十屆海峽兩岸（廈門）文博會海峽工藝精品獎金獎。傳統技藝上的堅守守住了畚族銀器的魂，而守正基礎上的創新，則讓林偉星的銀雕產品在市場上出圈，讓畚族銀器叫好又叫座。

隨着福州傳統裝束技藝「三條簪」火遍海內外，越來越多人來到福州體驗這種別具一格的裝束。去年9月，林偉星帶領團隊歷時45天，打造了一套純手工雕刻的「三條簪」。據林偉星介紹，這套「三條簪」的主簪長約24厘米，副簪長約22厘米，總重量約330克。作品在復刻傳統的基礎上，融入了創新元素。在簪面設計上，將福州著名的「三把刀」——裁縫剪刀、廚師菜刀、理髮師的剃頭刀融入其中，不僅展現了福州人民的勤勞精神，更為「三條簪」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作為福建青年手工藝人代表，林偉星眼中的畚族銀雕是一張向全球展示福建非遺文化的寶貴名片。近年來，他既活躍於藝術創作的第一線，更積極走到更多地方參加非遺展示活動，足跡踏遍香港、澳門、泰國、法國、意大利等逾十個國家和地區。他說：「畚族銀雕代表着中國傳統手工藝，每一次走出國門向全世界講述中國非遺故事，都讓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這是一種中華文化自信的表現。」



●2009年，林偉星（右一）參加香港禮品展。



●林偉星和父親林仕元（右）參加2018年中國當代工藝美術雙年展。



●林偉星在上海同濟大學授課。

「非遺+電商」讓民族文化煥發新活力

當下電商發展勢頭強勁，為非遺產品的推廣和銷售提供了廣闊的平台。林偉星利用計算機專業的優勢，革新了家族企業的市場營銷模式。據他介紹，如今自己的銀飾創作多以設計為導向，借助電商平台和互聯網短視頻推廣，對文案、視頻、圖片、包裝等的要求更高。早年他在淘寶上開了網店，並致力於非遺電商團隊的打造，聯合當地青年力量，逐步培養出一支會攝影、熟文案、愛直播、懂畚族銀雕的「95後」電商團隊，把非遺的故事搬到線上，通過視頻、直播，讓更多的人了解非遺。

匯聚青春力量助力非遺傳承

林偉星說，個性化定製也為手藝人帶來了機遇。例如，他曾為一款知名電腦的主板製作了純銀的「瑞獸麒麟」個性化裝飾。「這就是銀器和互聯網的一次巧妙結合。」在他看來，當非遺搭上AI、直播、個性化定製的「快車」，當非遺產品成為年輕人喜愛的藝術「潮玩」，古老的藝術將再次發出耀眼的光芒，散發出新的生命活力。

近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研修培訓計劃十年成果展」在中國非物質文化

遺產館舉行，展示140餘所研培計劃參與院校教師和學員的1,000餘件（套）優秀作品和學術研究成果。作為研修班優秀學員，林偉星的作品《金安·錦程》屏風由福州大學選送參展。這面銀雕屏風以篆書「平安」為骨，融入福建靈蛇意象，將千年鑿刻與當代美學結合。銀胎上鑿出的仿商周蟠螭紋鱗，融入福建對蛇的獨特表達。淺浮雕讓蓮瓣、卷草栩栩如生，光影下呼吸感十足。赤金遊弋冷銀，寓意「金蛇吐瑞」，呼應福建人對好運的期盼。每一寸紋樣都歷經七重退火、九道打磨，青銅古韻在銀器上重現。

林偉星堅持着自己的熱愛，也將更多學生帶入畚族銀雕的廣闊天地中。他堅持走進校園，將傳統手工藝帶到青年身邊，講述畚族銀雕記憶，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培養傳承力量。「年輕人將創新的想法融入設計，給銀飾創作帶來革命性的新鮮血液的沖刷。」他透露，自己將用十二生肖屏風來記載淺浮雕、高浮雕、焊接浮雕、鏤空浮雕等12組畚族銀雕技藝，計劃每年完成一幅，完成後將送予博物館留存，整個設計製作過程都有學生參與。

●《金安·錦程》屏風



相聲能否成為「中西共笑」的語言？

——專訪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志明

相聲，作為中國傳統語言藝術的重要門類，歷經百餘年傳承演變，逐漸發展為深受大眾喜愛的表演藝術形式。它不僅承載着中國人獨特的幽默智慧與語言審美，也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系中極具辨識度的「聲音符號」。近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相聲」代表性傳承人之一、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志明接受中新社專訪，分享他幾十年舞台經驗與文化思考。

相聲包袱不在多而在巧

「馬氏相聲」是一種風格的傳承。馬志明說：「我的家族成員從藝至今已150多年，馬氏相聲則傳承了134年。從我爺爺馬德祿起，就將『清門相聲』與『渾門相聲』兩大傳統風格融匯，形成了『清渾合流』，繼而影響到我父親馬三立，再傳到我這一輩。」據他介紹，「馬氏相聲」講究四個方面：內容「俗不傷雅」，說的是老百姓的事，但不粗俗低下；風格「諷而不虐」，善於諷刺，但

點到為止；口味「鹹淡見義」，既有知識性、思想性，又兼具娛樂性和市井煙火；表演「似我非我」，演員將人物演到骨子裏，但又不完全代入自己。

時代變遷中，傳統相聲如何適應當代快節奏的傳播語境？對此馬志明回應道：「過去說一段相聲可能20分鐘才抖出一個包袱，但觀眾照樣樂得不行。現在短視頻時代，有人希望『3秒一個包袱』，甚至剪輯成『包袱合集』。但相聲真正的魅力不是在於『抖』多少個包袱，而在於『包』得巧不巧。包袱得有鋪墊、有語境、有節奏、有層次——好比吃包子，皮得發麵，餡得合口，得先用一層一層的語境把它『包』起來，最後再揭開『底包袱』，觀眾才會覺得有回味、有驚喜。要是一上來就抖包袱，就像把包子剝了皮，拎出一團餡往嘴裏塞，吃着沒層次，也沒意思。好的相聲，得是熱騰騰一口咬下去，麵香餡足、還得有點『湯汁兒』，才算過癮。」



●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志明（左）及兒子馬六一分享相聲「出海」的現實可能。



●2013年8月，首屆「西岸·馬三立城市舞台戲劇展」在天津大禮堂開幕，「少馬爺」馬志明（左）親自掛帥飾演《烏盆記》劇中人物。

幽默邏輯跨越語言文化邊界

相聲講「逗眼」與「捧眼」，日本漫才講「耍笨」與「吐槽」，對馬志明而言，喜劇各有各的打法，但從根源講，幽默是共通的。「其實邏輯結構非常相近。相聲和漫才都講究節奏和角色分工，目的都是『在對話中製造意外與笑點』。但區別也很明顯：漫才更依賴快速節奏、直白的衝突輸出，而馬氏相聲更講究『鋪平墊穩』，從聊天中自然轉入段子，聽似聊天，實為表演。」

馬志明記得有一年，一位專門研究幽默文化的美國學者來到他的小劇場裏。學者聽不懂中

文，但還是笑了，笑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人物關係、語氣鋪墊、情緒轉折，「那個『勁兒』他能感受到。這時候，語言真成了障礙嗎？我看不見得。」他認為，關鍵是要找到文化之間的「共情點」，如家庭關係、代際衝突、小人物的無奈，這些全世界都懂。「如果能在這些層面上講故事，相聲就有希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西共笑』的藝術形式。當然，這對我們演員的要求也更高了。你得會講段子，也得明白別人的笑點在哪兒；你不能光想着輸出傳統，還得琢磨怎麼『翻成別人聽得懂的邏輯』。這不是削足適履，而是文化互通的能力。」

●文、圖：中新社